



小说展厅

—

早晨的阳光透一朵盆景腊梅打在女人的脸上，形成的梅花妆在她的两颊跳动，让赵太一想起平常作画的调色盘，赶忙用手挥了下眼前的光影，但脑子仍清晰地映出斑斓的色彩来，他长吁了口气，决定不再闭门谢客。

“心里印着什么，脸上就有什么。”

“我心里什么也没有。”

“没是另一种有。”

“心里没东西，脸上就有东西？”

“心里无痕，痕就化到了脸上。”

叶蓁蓁进入求放心斋时，正好听到赵太一和女人的对话。他们相向而坐，中间隔着一张黄花梨木桌。顺着婀娜的背影转半圈，叶蓁蓁看到了令人遗憾的面容。一张圆月之脸眉清目秀，却满是斑点。这世间有无数的人来人往，又有无数的擦肩而过，谁管谁是麻子、聋子和哑子呢。叶蓁蓁随手抽了册书，拐到一侧的待客室去了。

两人的对话，隔着一扇画面木屏，如风絮繁。

“那该怎么办呢？”

“你隐藏了什么心事？”

又来了！叶蓁蓁忍不住扑哧一笑。闭着眼睛都想得到，此刻，赵太一是一脸气定神闲，而女人是一脸心惊肉跳。没有多少人能在赵太一的问话前风轻云淡，他的话就像蝎子，间歇性地蜇得人浑身不自在，如春水皱面，人人心里的涟漪都是那么不堪，赵太一用一句话屡试不爽，人的不堪便像肥皂泡一样破了。还好，都萍水相逢，谁也不会记着谁。求放心斋嘛，做的就是放心生意。每当叶蓁蓁这样笑话求放心斋时，赵太一就一脸愤慨：你懂什么！孟子不是说了嘛，求放心，就是要把失去的心找回来。

不就是江湖术士那一套！叶蓁蓁反驳。求放心斋卖古玩字画丝竹弦管、暗门偏方传世医药、周易八卦阴阳和合……说“卖”不太准确，恰切地说，是你求我应，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求放心斋门前车马萧萧的场面，只是赵太一顺手拎带的副业。作为一个作家，为写作某种题材时，他经常深入故纸堆，研究《周易》《黄帝内经》《佛教十三经》，一来二去就有了自己的心得，后来因把一个医生宣告只有三个月生命的肝癌患者延长了三年性命而一炮走红。人马纷沓的副业多少有些影响主业，赵太一不得不隐姓埋名躲避上门者。求放心斋几经搬挪，最后从闹市搬到了一座叫蝠岩的城中村。村庄紧贴石山，花花草草和灌木见缝插针在岩缝里生长，但星星点点的绿弥补不了石头阵的嶙峋突兀，山和山下的村庄，看上去便有亘古洪荒的感觉。一条叫大江的河流玉带般缠绕着城市高楼，却在蝠岩村前止住了繁闹的步伐。开发一个村，要炸掉石山，谁愿意呢？于是住蝠岩村的人，每天都看着城市，却每天都开门见山，一觉醒来鸟鸣啾啾，稻香满怀。

风掠过山岩的声音灌进耳朵，宁静苍凉。在这里，对着人说话，如同对着一群山说话。或许这样的错觉给了女人勇气，她迎着赵太一的目光，问：“您能把话说得再明白一些吗？”

“你不是没睡过胎？”

赵太一的轻声吟哦如一记响雷在女人头上爆炸。在惊愕片刻后，女人额心的纹结缓缓展开：“是的，赵老师。”她提高的音调里有一丝颤抖：“都过去三十多年的事了，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赵太一说，你自己不记得，你的脸帮你记得哩。堕胎不是撒一泡尿，是杀人！赵太一再说话，客人就彻底沦陷于不安之中了，如竹筒倒豆子般说出了过去的心事。虽然静默不语，质问却从赵太一的眼神里流露出来：“怎么那么不懂事呢？”他的瞳孔与眼白构成黑白分明的山水画背景，看过和读过的人间故事，就构成了山水画上的千沟万壑。面对赵太一画一般浓重的目光，女人嚶嚶地哭了。“都是真心的，怎么会不交付身心呢？”

叶蓁蓁又想笑，但最终还是忍住了。她听见赵太一像牧师一样教女人忏悔，让她多做善事。“回去后给堕

胎的孩子取个名字，每做一件善事，就在心里说是为孩子做的功德。”

大师治疑难杂症的偏方，就是满口胡言鬼话连篇！客人走后，叶蓁蓁从会客室绕出来，笑话赵太一。赵太一也不恼，说：人活着不就是求个心安么？这心一安，愁啊病啊都没了。鬼话连篇应该的，应该的。

与平日的衬衫牛仔裤不同，今天叶蓁蓁穿了件水绿色带绒旗袍。上面梅兰竹菊皆有，两侧的叉口开高了点，落座时免不了一番拉扯，没了平时的放逸。赵太一上下打量一番，嘲弄都写在似笑非笑的脸上。叶蓁蓁无视他的嘲笑，一本正经地说：“场地我刚定好，就在图书馆的5号大厅，200个座位，图书馆方面负责讲座的技术准备，就差您定时间了。”

“场地是免费的，人也是免费的。主办方出5万元经费，你空手套白狼就吞下去了？”

“这不是借您的光吗？”叶蓁蓁咯咯大笑，“图书馆那边听说您要来讲课，欢迎都来不及，哪轮得到我花钱。不过，我可没说给您出场费！”

“你给得起吗？”

“您拿得起我就给得起！”

赵太一不想和叶蓁蓁再饶舌。她只有25岁，心底如井水一览无余，浅白的经历助长了她横刀立马的豪气。正是这豪气，使她成了他眼中不同的小后生。他没顺着她的话往下接，而是换了个话题：“今天腊八，无巧师父熬了腊八粥，要不要一块上山去？”

叶蓁蓁偏了偏头，想起山上的栖云寺，似乎这三个字令她头痛不已，“不去。”她说，“就那两个疯子，有什么好见的。”

“也是。你今天穿得一身风尘的味道，不适合见他们。”

叶蓁蓁噘噘叫着抗议，奈何赵太一大步流星地出门，一眨眼人影已没于远山石径了。

—

三年前，赵太一得了个千格文学奖。在岭南这样的四线城市能拿全国性大奖，史无前例。赵太一得奖的图书讲述的是河东市颜氏家族故事。除了着墨颜氏家族兴衰之外，还还原了当时整个河东的社会面貌，是一本洋洋洒洒、图文并茂的百科全书。当然，书封并不是这样解读的，它叫《颜氏》，听起来像长篇小说，其实是一本史料汇编。由颜氏家族出资百万，专门聘请赵太一亲笔打造。

获得千格文学奖后，名人赵太一被选为岭南文学学会会长，没多久又当上河东市文联副主席。有人说赵太一的上升之路像坐火箭，《颜氏》就是他的火箭筒。但这些话只能在暗地里讲，那些年河东市正在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拿了奖的赵太一是文化招牌，招牌只能用来擦拭，而不是泡唾沫星子。记者叶蓁蓁就是在赵太一炙手可热时，接到了做人物专访的任务。主任卫宏图亲自出马，带着叶蓁蓁上门采访。赵太一的工作室求放心斋当时还在市区，比蝠岩村的莺莺燕燕还热闹，门前摆了许多石狮子，新旧驳杂，青灰、绛红、莹白、朱墨……啥颜色都有。卫宏图说，这段时间赵太一对石雕感兴趣，从“五华阿哥”那里运来一堆石料，每天对着街上的车流叮叮当当打石头。叶蓁蓁到来时，果真在门口看到了许多狮子，缺胳膊少腿，龇牙咧嘴，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有无数人影挤站在狮子头部、腰腹、尾巴上，像一团巨大的蜂阵。等她回过神，熙攘人声便如银瓶迸进灌进耳朵，架摄像机的、开抖音直播的，都在喊“赵老师”。叶蓁蓁扒开人群挤进蜂阵，只见一个50岁上下胖得开开阔阔的男人，正对着面前一堆话筒说话，端正的圆脸已接近发福、油腻的边界。叶蓁蓁对这张名人脸毫无感觉，却听到了一种平沙落雁的声音，它不紧不慢、旷远空蒙，完全抽离于眼前热闹的世界。他口中的汉语分明是一串音符，叶蓁蓁什么也没听清，却挽留了她对名人赵太一初次见面的灰暗印象。

卫宏图把看热闹的叶蓁蓁拽出来，拉进求放心斋。七月的天气，求放心斋种了一室的兰草，和博古架上的书画古玩心心相印，但诗书雅

致降伏不了蒸腾的热气。卫宏图汗流浹背，衣衫湿透。求放心斋竟然没装空调！叶蓁蓁不禁哑然失笑。

等候了许久，门前的喧嚣渐渐冷了下去。赵太一披着一身太阳的炙热进来。卫宏图赶忙起身恭敬递上名片，赵太一没接，默不作声从他身旁又驱步到门外去了。门口，三四个领导模样的人正勾头探脑，对着求放心斋指指点点。主任停在空中的双手垂下，刹那逊色过后又复归如常。叶蓁蓁却跳了起来，拎起摄像机就走：不就一个写文字的么！作什么作！叶蓁蓁说话的时候，无视卫宏图一脸被蜂蜇了的表情，嘴里继续不闲着：“看这一屋子的东西，大半是赝品，还好意思摆出来附庸风雅！”当她把最后一句说完，卫宏图被蜂蜇的痛苦也达到了巅峰。“对不起，我赵太一实在太丢人现眼了！”站在叶蓁蓁身后的赵太一一字不落地把骂声听了下去后，附和道。他什么时候送走门口的客人进来的？叶蓁蓁疑惑，抬脚走人时却被他一把拦下：“姑娘，加个微信吧。”赵太一说着就从衫兜里掏出两部手机，一黑一白，想了下，递上来白色的那部：“这个，绝密的，不公开。”

出门后，卫宏图绷着脸教育叶蓁蓁：“以后采访要把姿态放低，搞砸了没法交代。”

叶蓁蓁反驳：“做记者又不是倚楼卖笑，凭什么要姿态低！”见主任一脸油汪汪的汗，呼哧呼哧地上了采访车，便住了口。不惑之年的主任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在稳健的系统里求得进步和一日三餐的意义，哪能如她，把脚下炸出个坑来，也不过是一人逍遥自在的事。

—

栖云寺建在山上的蝠岩洞，由亿万年风刀切割的岩山腰线环绕，窄处仅可容一人通过，宽处则可平川走马。绝巘危崖，上下嵯峨，挂在峭壁上的蝠岩渺渺杳杳，逸出尘外。数百平方石室的沙砾岩天花板，犹如镶嵌进了满天星斗，石英光芒在空气的每一处折面和维度闪耀。石室中间摆有释迦牟尼像、阿弥陀佛像、观世音像。两边窄小的耳室，则是寮房和斋厨。洞口处竖有两扇柴扉作山门，越过低矮的山门，人们可以看见无巧师父在殿上敲木鱼唱经梵，而他的小徒弟扫尘则用丝瓜布蘸清水抹菩萨脸上的尘渍。

赵太一推开门山门，一股清寒扑面而来，感觉一路上山堆积的热气在簌簌掉落。正在打扫的扫尘抬头，认得是师父的朋友，便领他转入侧边的斋厨。腊八粥悠长的香气让冻僵的赵太一活泛了过来。扫尘小心翼翼掀开柴火灶的锅盖，端上一碗流动着光泽的粥，里头的谷蔬参差相间，挤挤挨挨，一股脑地热闹着，让赵太一想到了秋天的田野，万般果实都在枝头，无与伦比地绚丽。

赵太一慢吞吞地品着腊八粥，又慢吞吞地问：“他人呢！”

“在看梅呢！”

喝着粥，逆着岩山的腰线环旋至北面，忽地豁然开朗。梅花谷犹如从地底伸来的一把天梯，接通了遗世独立的蝠岩洞。林木花草臻臻簇簇，点缀着无边无际的红褐砂岩，天梯递来了人间烟火，让赵太一在半空行走的惊悚动荡过后，一下子有了双脚着陆的落定感。

梅花谷种有桃、李、梅，都枝干光着，在严寒中积蓄抽芽的力量。三四十株腊梅已着蕊点点，像挂了一树的胭脂。无巧师父在梅树下立定，风吹起的僧衣皱褶在花间纷落。一动一静，一花一枝，让赵太一想到了那个著名的公案，面对风吹幡动的平常，惠能六祖以一句“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而解落众议纷纷。他莞尔一笑，无巧师父的话紧随过来，好似背后长了眼睛：“喝粥了？”

“喝过了。”

“看这山上的梅，可好？”

“甚好。要是能下场雪就更好了，梅雪煮茶！”赵太一窃喜道。

无巧师父没有应答，两人默然站在梅下。急骤的北风，穿过无数峰丛岩隙抵达梅花谷后，有了湍流跃出峡谷的悠慢。极目远眺，云天茫茫，高旷的苍穹笼罩着远处连绵

的山河。一半明亮处，是阳光透过云层洒下的光影，而另一半，便是梅枝绯红。寒冷覆盖，万物萧索，空寂的天地却把一切都过滤澄清了，眼前的世界，明净而光耀。与物相对，物亦是己，这是赵太一与无巧师父相处久了的心得。只要跟在他身边，看山便是山，看水便是水，一切心思都放下了。可下了山，一切又复归如旧。多年来，他就这么不停地上山、下山，如同摆脱不掉的生活轮回。

“雪是无根之水，添了梅花的暗香，确实是烹茶的上佳。你不提我倒忘了，寺里还真贮有一小瓮的梅花露，是扫尘拾掇的。”无巧师父说完，似乎想起了什么，朗声大笑起来。

扫尘是无巧师父收的唯一徒弟。一座栖云寺、一老一少，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一直都在，长得如同地老天荒。栖云寺险峻逍遥，名列河东市老八景之首。一座在六朝时，便有文字记载的名胜古刹，顶着山水风流，自然少不了接踵摩肩的香客。上山的人来来去去，热闹非凡，但也是来来去去，热闹非凡而已。

在当小和尚之前，扫尘不叫扫尘，叫智慧。智慧就住在山下的蝠岩村。父母生下他7年，才开口讲话。因为晚说话，他错过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因为错过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他上小学才开幼儿的心智。天生比别人慢半拍，怎么也赶不上趟，折腾了几年，智慧便退学了。还好，父母开有一家大型超市，身家富贵，哪怕智慧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也没有什么。不上学的智慧，每天在村里游串，搞得黑不溜秋，没个人样。渐渐地，智慧就成了蝠岩村奇特的存在。每当村里的年轻人被父母催生，必定拿智慧来举例：“哎哟，若生出个智慧来……”后面的话不说，大家也明白：还不如不生呢！

智慧12岁那年，父母因一场车祸双双去世，爷爷奶奶去世得早，家里三代单传，智慧便成了孤儿。孤儿智慧是在一天深夜摸黑上了蝠岩洞的，翻过栖云寺那扇矮小的山门进入大殿时，只有几盏烛火在黑夜里摇曳，智慧不敢打搅睡了的师父，就坐在大殿上等。山瘴覆盖的岩洞寒气逼人，智慧便把守在洞口的一尊木菩萨放倒，身子坐了上去，来阻挡从地底涌来的寒冷。天亮后，智慧等到了无巧师父。他请求：“让我留在这里吧？”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呢？”

“在山下，我有伤心事想不通。在这里，我不想想，就通了。”

“你信菩萨？”

“信。”

“那你为什么把菩萨坐在脚下呢？”地上，那尊平躺着的叫韦驮尊天的菩萨，依旧手握金刚杵，怒目圆睁，漆色鲜艳。许是做了一夜床板的缘故，隐隐还有一个人缱绻安睡的残留。

“菩萨不在脚下，在心里。”

“哪怕你心中有菩萨，我也不会收一个贼做徒弟。”

智慧不作声，默默地退出了大殿，像来时那样敏捷地翻过山门。寮寮一阵过后，那头传来响亮的敲门声：“师父，我可以进来吗？”

无巧师父疾步走下大殿，亲自开了山门，智慧“扑通”一声跪到了他眼前。

无巧师父收下了智慧，却一直没有为他剃度。他对他说：既然菩萨可以不是菩萨，那头发剃与不剃，又有什么不同呢？不过，却为智慧取了个法名：扫尘。

如今扫尘上山已经三年多了，无巧师父想起他上山第一个冬天，就是在这漫天芳菲的梅花谷度过的。他让他采梅花花的露水，他便每天早起，顶着寒冷，小心将花瓣里的露珠摇落，收进一个敞口陶瓶里。记忆的思绪纷飞，免不了笑叹。赵太一当然不会明白，无巧师父在笑什么。

两人看了一阵梅花后，便回到寺里取暖。扫尘取来了那一小瓮梅花露，用炭火铁炉煮开后，泡了一壶白露采摘的当地水仙茶。水是冰清玉洁，茶是物华天宝，两相契投，自是一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

喝着茶，赵太一便施施然下山了。

—

四

刘惜芸回到家时，保姆已经做好午饭。照例是她亲自动手，将汤盛好端到公公面前。前阵子，公公犯了冠心病，入院治疗半个月回家后，身体便遭霜打了一样。汤用农家腐竹和葫芦一起煲，只放了少许的山茶油。去油腻荤腥，刘惜芸一直按照医嘱把握着公公的饮食原则。看他喝下了大半碗汤，没挑剔什么，才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吃饭。扒着饭，想起上午的事情，如鲠在喉，饭粒咽得艰难。

“怎么了？有事情？”公公问。

刘惜芸赶忙摇头。公公白手起家，在河东做了50年的家具生意，是当地有名的“家具王”。他在商场兢兢业业，步步为营，直到现在七十多岁的年纪，仍一手撑着这份事业的版图。婆婆习惯了早起喝早茶，晚上跳广场舞的主妇生活，算起来，刘惜芸是婆婆的第二个翻版，孩子上中学住宿后，除了到自家的“大马家具城”上班，时间也大多自由散漫。早几年，马家的生意版图拓展到了境外越南，在那里开了一家制造厂专门生产高端红木家具，丈夫马超就是在那时到了越南，除了重要的节假日，他回家的时间屈指可数。当初马超将她迎娶进门时，公公并没有介意她低微的出身和商场售货员的职业。可从今往后该怎么办呢？曾经的往事她以为消失了，一旦被翻开，竟如火山复活翻腾起巨浪，岩浆滚烫，泥沙俱下，压迫得她透不过气来。面对公公的询问，在一阵慌乱的摇头过后，刘惜芸便离开了餐桌。

安茅私房菜馆，主打的是海产与山珍融合的新粤菜。河东地处九连山脉，群山如海，溪涧纵横，饮食属于典型的粤闽赣边区客家菜系风格。推崇天然粗糲，咸腌，不时不食，这是过去客家人在漫长迁徙中，迫于现实环境不得已作出的饮食选择，时间久了，习惯就成了自然，无论好坏，都因积淀着时光的分量而变成醇厚，光华夺目。

叶蓁蓁和公司伙伴来到安茅菜馆时，老板秦九斤为她推荐花甲炒粉丝、鱿鱼南瓜羹和干煸猪肺叶等新菜，却给叶蓁蓁否定了。“上一盆亲家煲就行，多放黄花菜！”

吃着饭，隔壁房间不时传来热烈的喧闹。在间歇性响起的喝彩声里，叶蓁蓁清晰地听到一缕水墨独有的松烟气，私下明白，秦九斤又在搞曲水流觞。安茅菜馆由一座古旧的客家围屋改建而成，穿斗抬梁和庑廊过道恢宏繁丽，每间耳房的墙壁上都挂着重贵的书画，勾勒出菜馆品位的卓尔不凡。叶蓁蓁听说秦九斤只是安茅菜馆门面上的老板，真正的东家是河东某领导的妻弟，交通政商两道的。来这里吃饭的人，吃的当然不仅是一番抚慰饥肠的宴席。

赵太一的面前，摆着已经写好的两幅字。因走笔力道不同，字面上的墨汁像一道道小河，有的苍枯、有的清浅，却都墨气氤氲，闪着明艳的光泽。“在山峨峨在水汤汤”“心常乐一万事不起”，赵太一想着这个索字的应该是个高人，至少不是常人。宣纸上的寥寥数字，像是从乱堆里走出的故人对他的指指点点，令他难受。身边围观的人群中，一位美女正拿纸巾轻轻刮去多余的墨渍，秦九斤和其他几个人则手上鼓着掌，在将所有的褒义词说过一遍后，只好不住地叨念：好！好！

自己的书法润格是什么时候涨起来的，赵太一已记不太清楚了。他从小临习唐代名家欧阳询的作品，加上诗书蕴藉，使臻熟的书法散发文雅的气韵。但全国的文人书法千千万，比他好的岂止是车载斗量？也没见哪个被捧上天。没有理由，不代表不存在。事实是，赵太一的书法就是火了，标准的尺幅规格，一幅10万元，甚至更高，还求得。眼前这两幅，不就是秦九斤求来的么？

两天前，赵太一去拜访了任成。多年前，赵太一这杆文化招牌能在岭南横刀立马，提纲挈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任成。当年，文学青年赵太一拿着自己成名之前的作品《得道》到处广撒网深挖洞

时，四处碰壁，好像一位铁匠终其一生铸了把好剑却没人识，除了回炉重造，也只有仰天长叹了。赵太一仰天长叹的样子，是拿着《得道》给圈内的文友看，于醉眼朦胧中逐字逐句地诵读。河东就巴掌大，一小撮文友也都没能走出巴掌大的河东，只能不痛不痒地附和几声。一个叫冯空的文友，却对着烂醉的赵太一挥上来一拳：“舜种，根本不配写文章！真正的作家，是在千载时空中淘尽浪沙的那一束金光，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孤求败，那些被现实呜咽与炽热包围的，顶多算二流，你求个卵的热闹！”这番“冯空语录”让河东文化圈一下子记住了冯空，被冯空一记拳头点拨的赵太一的反应怎样，人们倒是忽略了。他们纷纷翻找冯空的作品，发现他的方块字发表的最高级别刊物是《河东晨报》，频率也不高，一年也就那么几篇。更多的作品，被他发表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字数宏观，词句奥古缜邈，像是明代张岱的翻版。本就籍籍无名，这些年，冯空就更加沉寂了，听说正在以河东民国史为背景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但人们见到的他，更多是以种甘蔗的农民形象出现的。他在乡下承包了数百亩的荒地，种在上面的甘蔗纵横竖立，像是他写在大地上的字，比公众号里的更加气派。在赵太一买醉的那段时日，正好从外地调任河东市分管文卫线口的任成，无意间了解到了《得道》，便传话赵太一，于是两人有了第一次见面。任成说，他和一位全国著名老编辑是老乡，这位老编辑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桃李满天下。虽然人已经不在了，但现在很多作家和主流文学刊物的主编都是他的学生，他可以牵个线搭个桥，《得道》是骡子是马，拿出来遛遛就知道了。

这一遛不要紧，《得道》先是在一全国著名文学刊物亮相，尔后某文选还选刊某茶萃纷纷转载。老编辑的学生，一位著名作家还为素不相识的赵太一写了评论。赵太一由此一炮打响，数年前甚至数十年前的旧稿件都成了各大刊物争相发表的香饽饽。如果稍稍用心记忆，赵太一敢肯定，他们的邮箱里还存着他曾经广撒网深挖洞时的痕迹。那些他用尽心血得来的遣词造句，像一只流浪狗被喝退在某个角落，除了零星的退稿回音，他等来的永远是暗夜般的死寂。可如今，流浪狗被金光加持，体面，尊崇，招摇过市，受尽追捧。

前一时，彼一时。低头行路，莫问前程。

趁热打铁，那一年，赵太一的《颜氏》被选送参加千格文学奖评选，一举夺魁。红了后，赵太一常在一些正式场合见到任成，当然也免不了说一番感谢的话。任成说，听说你书法不错，真要感谢，就送我幅书法吧。赵太一便写了几幅字裱好了送过去。尔后，赵太一的书法也莫名地火了。一时间，请他写书的、题字的，在家门口挤挤挨挨。

一路或疏或密的交往，赵太一和任成已不陌生。那天上门拜访，在会客室坐定后，赵太一便单刀直入，向他了解“岭南最美术家”人选拔选情况。任成说，征来了下文艺界领导和前辈的意见，大多都是倾向推荐你的。但你也清楚，冯空近两年的文艺表现可圈可点，他的公众号粉丝都超过300万了，不得了啊，虽然是民间的，但也说明群众基础深厚嘛！不过，任成也说到了大家争议的焦点——冯空什么会都不入，什么会员也不是，不好证明他是文艺人才。“当然，至于怎么报，关键还是在于群众的选择。”最后，任成说：“你们自个儿商量商量吧。”

赵太一清楚，自己的身份名气，更像是某种权威认证。而冯空无处不在的“未名”，才是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奉送的桂冠。虽然文艺讲究百花齐放，没法量化，但读者群是有硬性指标的。对比起冯空300多万的粉丝，他掂量不出那些堂而皇之登上重要刊物的自己的名字，究竟有多少是种在读者的心里。这样想，令他既惶恐又庆幸。